

文學叢刊  
賀安慰著

文史出版社印行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



文學叢刊之二十四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

賀安慰著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 序

或者是造物弄人，或者是上天美意，或者是偶然然而，或者是不可究詰——總之，從開始的時候開始，世間就有雌有雄、有情有欲、有樂有苦；而人間也就有男有女、有離有合、有智慧、有痴迷、有糾纏追逐、悲傷歡快。後來，這一切一切，又表現為語言文字的藝術，以及有關這些藝術的評論和解說。

文藝的論說和創作，當然不會沒有女性的參與。也不知是天地的偏愛、還是自然的演化，賈寶玉所謂「水造」的、毓秀鍾靈的女子，一般都比較「善懷」；這也是從古如斯的現象。是的：女性心思細密、感覺銳敏，語言能力，也從嬰孩時期開始便比較另一半人類靈巧。於是，即使在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掃眉才子，仍然已經錐處囊中，不斷脫穎而出。到男女平等、教育普及的現代，女作家就更紛紛斬露頭角了。她們用新詩、用散文、用小說、用報導、甚至繼續用古典詩詞，刻劃了、傳揚了人間——特別是現代女性之間——種種的歡樂與憂患、熱鬧與孤寂、歌唱與歎息。

HW422/09

一個典型而親切的例子是台灣。近半世紀以來，從無到有，從貧乏到富足，從農村社會到工商都會，從日本殖民到國民民主，從尊男卑女到英雄輩出，所謂「文變染乎世情」，台灣社會的變化，表現為文學的紛繁姿采。這期間，許多女作家的短篇小說裏面的女性，就是歷史見證的藝術樣本；而賀安慰女士的《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就是有關這個課題的出色研究。

和若干年來的臺灣共同成長的賀女士，畢業於中興大學——一所淳樸而秀麗的，不久之前我幸運地有一年客座之緣的中部高等學府。在那蓊鬱繁茂的南園一角，在那寧靜幽雅的弘道樓，賀女士完成了西洋文學的本科學習，並且繼續在香港深造，結合了中國和西洋的文學理論，對臺灣當代短篇小說，有富於心得的研究。對女作家筆下，出身於不同階層、浮沉於不同命運的種種女性，有深厚的同情與了解。特別是她們的思想特質，是賀女士的關心所在。這本論文，研究涉獵的範圍很廣，組織鎔鑄功力不淺，而文筆清暢，連我這個外行人、外地人讀了，都興味盎然，深獲啓發。除了感謝朋友的介紹因而認識賀女士，並且誠懇地把她的研究成果，推薦給廣大的讀者。

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五日陳耀南謹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 提 要

臺灣當代小說指的是政府遷台後至今三十多年的小說，本論文探討的是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難免一面倒的偏向女性作家的小說，因為女性作家，多數擁有不容男作家侵犯的細膩，幽怨，對同性的問題能有較深刻的感受。中國的女性作家，要到五四運動以後，才人才輩出，因為她們開始接受現代思潮，女權運動的洗禮有關。女權運動起源於西方，西方由於產業革命完成，資本主義活動發展，引起社會結構徹底改變，這種改變包括個人思想的追求解放，尤以婦女地位的提高更見突出。至於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經過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東方日本的武力衝擊，但一直要到新文化運動以後，婦女被長期禁錮的形勢才開始動搖，以後隨著動亂頻繁，對日抗戰，左傾思想，反共鬥爭等衝擊，婦女對自身地位有了更深的認識與掙扎，視野較廣的女作家，同男作家一樣，從國家，民族，社會的未來動向來處理婦女問題，這可以從五十年代初期臺灣短篇小說中爬梳出來。臺灣由於長期作為日本殖民地，情況更為複雜，所以當代小說中描繪本土女性所呈現的問題更令人深思。日本明治

維新後，向西方看齊，但只是政治經濟急速西化，文化傳統却保留一定的舊勢力，它統治台灣時，自延長了台灣婦女被迫守舊的傾向；政府遷臺後，本省女性與來臺女性共處所受的衝激，也可從小說中看出。而六十年代臺灣經濟開始起飛，文學藝術也大量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女性受教育，參政的權力提高，培養了許多新銳的女作家，她們感覺到道德體系的崩潰，公害、工業化、暴力、性解放所帶給婦女的摧殘和壓力，反映在小說中，呈現多樣及複雜的面貌，實極需要我們去研究的。

#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 目次

## 序

## 提 要

第一章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風塵女子·····	一
第一節 六十年代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風塵女子·····	五
第二節 七十年代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風塵女子·····	一二
第三節 八十年代臺灣短篇小說中的風塵女子·····	一六
第二章 她們的遭遇——論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貧窮女子·····	二一
第三章 慾火焚身的女人——論施叔青的短篇小說·····	四五
第四章 蘇偉貞短篇小說中的愛情觀照·····	六一
第五章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性問題·····	九一

第一節	李昂小說中的性反抗	九二
第二節	其他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性問題	一〇三
第六章	傳遞婦女問題訊息的女作家們	一一三
第一節	社會的產物——論蕭颯筆下的女人	一一五
第二節	散漫人生中淡淡的哀愁——論袁瓊瓊短篇小說中的女性	一二二
第三節	勝利者——論許台英《不須歸》及廖輝英《紅塵劫》	一三〇
第四節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女性的成長與啓悟	一三四
第七章	結 論	一四七
參考書目		一四九



## 第一章 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風塵女子

對熟悉當代臺灣小說的讀者來說，黃春明《看海的日子》（一九六七）中的妓女白梅，該是當代小說中最出名的妓女了。一來因黃春明是臺灣六十年代備受矚目的小說家，二來因《看海的日子》備受文評家的好評，譽為發揚人性至善的人道寫實之力作。夏志清認為這篇小說表現了人類的堅忍精神以及對未來的美麗寄望，更進一步認為黃春明將成為中國的福克納<sup>①</sup>。劉紹銘亦說：「《看海的日子》精神上繼承了三十年代寫實的傳統，但風格却大異其趣……；歷盡滄桑的白梅，以無比的意志力，擺脫自己的命運，成為中國近代文學中少見的 SELF-TRANSCENDING（自我超越）人物。」<sup>②</sup>

的確，以一個十四歲開始賣肉生涯，歷經十五年的蹂躪，仍能夠堅強的脫離火坑，重新做人，白梅引起廣大讀者一酒同情、欣慰之淚，而暫時遺忘現實生活中黑暗的一面。周伯乃在《黃春明小說中的鄉土情懷》一文中<sup>③</sup>，認為《看海的日子》流於傷感主義，缺乏理性的批判。他將《看》和小仲馬的《茶花女》及史提芬、柯瑞茵的《瑪姬——一個阻街女郎》相比

較，後兩篇小說都沒有賦予風塵女子一個新生的希望。周伯乃無疑是相信歐美自然主義的論調。柯瑞茵的名句：「環境往往會不分青紅皂白影響一個人的一生」，自然主義最喜歡發揮的主題，是人類的獸性，和福克納的信念，背道而馳。所以周伯乃認為，《看》的結局相當獨特。

《看海的日子》的結局是，白梅在家鄉待產期間，奇蹟式的福佑家鄉的災厄，更替家鄉帶來了好運（村民的買賣生意由壞轉好），她的哥哥亦經由她的鼓勵而戰勝病魔。難怪夏志清封她為「聖女」，她帶來的好運是「宗教式的奇蹟」，而她的分娩更是一種「自我的救贖」④。持相同看法的有王德威，他以女性主義批評角度來研究《看》：

我們却發現此一故事的「寫實」外衣下，實蘊藏男性意識的陳腔濫調。黃春明揉合了文學中「妓女」與「聖女」的兩種典型……在黃以前中國有關風塵經驗的作品中，我們雖常遇到出污泥而不染的紅粉佳人，却從未有作家像他這般將救贖的層次提昇得如此之高。……我們直可將其看作是「聖徒列傳」式的奇蹟。正因黃春明有系統的將白梅的故事堆砌到一匪夷所思的浪漫情境，反倒使多數讀者忽略絕大部分的妓女的境遇「不是」像白梅這樣幸運。看海的日子，因而散播著母性救贖一切的神話，……⑤

若以文學上的「原始類型」(ARCHETYPE)來研究《看海的日子》，夏志清及王德

威持相同的論調。以文學主義來研究，夏志清及李歐梵<sup>⑥</sup>都認為是一篇全盤人道主義的小說。我認為，作者是基於對卑微可憐的小人物的深博同情心，給予此一故事「光明的尾巴」。

諷刺的是，離《看海的日子》發表十年之後，一九七七年，黃春明應臺灣政治大學西語系邀請的講題——《一個作家卑鄙的心靈》<sup>⑦</sup>中，指出自己早期的作品乃一虛偽的人道主義，他較喜愛自己後期的作品。是否他認為白梅的結局是自己卑鄙心靈下的「虛偽」產品？

陳映真於一九八二年離臺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班進修前，接受臺灣《夏潮論壇》的訪問中，對《看海的日子》和一九七七年黃春明的看法是相同的，他們一致認為《看》缺乏藝術性。我們都知道，一篇小說之所以歷久不衰，除了社會性亦須要藝術性，這是否意味著白梅的好運結局，真如黃春明自己所說的，只是「漂亮的瓷磚，而非鋼筋水泥」？

由於《看海的日子》引起了如此多的關心與爭論，故研究臺灣當代小說中的風塵女子之前，我們應先從中國古典文學中，探討妓女題材的內容，做為研究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風塵女子這一題目的基點。

中國古典文學中有許多描寫妓女的題材，舊詩中描寫歌妓、宮女的哀怨，往往不著邊際，一直到唐代傳奇小說及元劇，妓女的苦難才來的真實一些。唐傳奇中的妓女大都是遭文人始亂終棄的悲劇收場；而元劇中的妓女却大都是大團圓的喜劇結局，其中的原因，乃因唐代的

士子重視個人政治生命，他們極端現實與功利，加上當時門第觀念重，士子多以攀婚豪族高門爲鞏固政治地位與社會聲譽之良途。儘管娼妓爲唐文士生活的一部分<sup>⑧</sup>，他們多數與娼妓發生深戀，但利害關係衝突時，會毫不考慮放棄這段愛情而造成悲劇。而元朝是中國士大夫產生大變動的時代，因蒙古人入主中原，輕視中國傳統文化，政治上採取高壓政策及種族歧視，乃有九儒十丐之說，更廢除科舉達八十年之久，仕途之斷絕，使士人階級完全沒落，加上工商業特別發達，商人崛起，取代了士子在社會中之地位，文人淪落爲雜劇的創作者，藉著它發洩苦悶，滿足幻想，因而產生了雜劇中的妓女個個愛才不愛錢的清高典型，做爲士子現實生活中的一種補償與平衡。說穿了，元劇中的喜劇只是士子們的白日夢。<sup>⑨</sup>

由此可知，文學作品絕不可視爲研究社會問題的資料，雖然小說無論虛構或寫實，大抵皆是範寫人生社會的境況，或模仿社會現實生活爲依規；故在這裏研究當代小說中的風塵女子，有一重要的研究意向——即由文學作品本身中妓女的遭遇或表現爲基點，然後才延伸至社會性意義層次的探索，從妓女的遭遇或表現中，可以看出此篇小說的特質，當然，作品的主題、結構、技巧能夠影響一篇小說的好壞，但它的特質才是我這篇論文要探討的，如《看海的日子》之所以動人，除了作者語言生動，技巧高明外，最重要是它的特質，亦即它最佳之處，在於它的思想結構，而非語言的真實及刻劃入微。它的思想，廣博的同情心，表現在《

看》中，付與白梅「大地之母」的讚美，這就是它的特質。

## 第一節 六十年代臺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風塵女子

黃春明認真的描寫了妓女生涯的痛苦，在他之前，如曹禺《日出》（一九三六）中的妓女，尚未接客就上吊死了；老舍《月牙兒》（一九三五）中的妓女，走投無路，投湖自盡了。但他們關心妓女的動機，大抵沿襲魯迅社會批判傳統，缺乏明確的指標。故黃春明對妓女本身的關心，可以做為妓女題材小說中的里程碑。

本論文研究的短篇小說中的女性，重點亦就是放在這份「關心」上，注重小說的思想特質，而非從小說的主題、技巧、語言：等方面著手。

六十年代臺灣短篇小說以風塵女子為題材而公認水準之作的有王禎和《快樂的人》（一九六四），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一九六八）及《孤戀花》（一九七〇），楊青矗的《在室男》（一九六九）。

《快樂的人》<sup>⑩</sup>，描寫同屋共住兩個風塵淪落中人含笑及綠珠，理應同病相憐，一如《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和鶯鶯。但含笑却以為自己做「姘頭」，不像綠珠做「暗門子」，覺

得自己「混得堂正」，綠珠「一味下流」，而鄙夷她，認為她應「死了乾淨，免去羞辱爹娘」，其實含笑對自己的父母根本不孝順。她的鄙夷綠珠，個中道理，恐怕是因綠珠正值雙十年華，而自己已徐娘半老。含笑將綠珠罵的愈兇，踩的愈低，愈能平息她因年華老去的恐慌感，畢竟她亦是靠色相維生的人啊！

綠珠雖然無知——她總是相信恩客的話，以為那些大學生，有錢人會娶她做太太。但她心地善良，替她洗衣服的阿婆病了，她馬上拿錢給她看醫生；而含笑無疑現實的多，她只關心如何設計騙取姘頭的錢，好用來還賭債，有了錢，可以繼續「賭啊！吃啊！花啊的下去」，所以當她聽到綠珠尖笑著告訴阿婆自己快做大學生的太太時，深感對方是「多麼的不堪，多麼的卑委，多麼的醜陋，多麼的昏昧……」（頁四十一）想到綠珠的希望即將落空，而自己至今不是一樣也抓不到，不禁悲從中來：「：哦！我比她好不了多少的！：我的天！我這十年的日子也一樣過的不堪，過的委縮啊！十年來，我的青春白白浪費了！我的青春！……。」（頁四十一）

含笑表面日子風光，每日和她那班七姊八妹打牌，含笑風生，實則因她的賭債及年華老去而暗含危機，恐怕含的是苦笑。

綠珠的快樂來自無知，將來，她仍是「快樂的人」嗎？王禎和的中篇小說《玫瑰玫瑰我

愛妳》（一九八三，遠景出版社）中，讓我們看到一羣妓女賣春歡樂圖，因為美軍的錢好賺，加上社會笑貧不笑娼的風氣，她們敬業樂群，似乎相當快樂哩！

楊青矗的《在室男》<sup>①</sup>中的大目仔，表面看來也是個快樂的酒家女，她主動的追求有酒窩的，經常調戲這個害羞的鄉下青年，說給他四十萬元破他的處男身。有酒窩的一開始亦討厭大目仔的口無遮攔，大膽的和男人講些不堪入耳的下流笑話，對這個人盡可夫的烟花女沒多大敬意，但後來經不起對方的熱情體貼，悉心的照顧及關懷而慢慢軟化，不過，他畢竟是個平凡的青年，且看看他們之間對話：

「我那裏得罪了你？你逃避我。」酒家女說。

「問妳，妳自己知道。」

「你打我罵我都可以，只是不要這樣對我。」

「那天老闆給我一張招待券，我在電影院看見你和一個男人坐在一起，有說有笑的。散場的時候，你看到我，轉過頭去假裝沒看到。那個男人把妳拉進計程車。」

「我不是不理你，我不願你看到我陪客人看電影。」說著她流眼淚了。酒家女說：「原諒我，那是我的職業，我賭咒以後再也不陪客人出去了。好吧！」（頁三十二）

愛情的力量令到大目仔短暫的啟悟，但她終於走了。後來她解釋說：

「將來跟你總不能沒有一點經濟基礎過窮日子吧！我需要錢，又厭倦酒女生涯，所以給臺中一個牧業公司經理收起，每月一萬元。……他太太一隻螻蛄也生不出，要我爲他生一個孩子，條件是給我二十萬元。我向他講明孩子一生下來就由他太太撫養，我就和他拆伙。」她拉著有酒窩的手：「原諒我，這是我的職業……等你出師後，我就洗手不幹了。」（頁四十四）

大目仔抵抗不了金錢的誘惑，更忽略了她和有酒窩的之間的愛情須要強大的黏性，她失踪了幾個月，又大個肚子回來，他一刻體會不到她的愛，下一刻她不堪的賣肉生涯就會回來騷擾他的心緒，更何況尚有一清純乖巧的女同事暗戀著他。有酒窩的是個不貪錢的樸素青年，自然的選擇了女同事，並非他負了心，而是一個酒家女多數較難得到正常的愛情。但以一個酒女的身份，「主動」追求心愛的男人，未嘗不代表風塵女人令人欣慰的一面。

有酒窩的經常有機會「親近」這個令他心動的酒家女，但他因爲愛而尊重她，欲將自己的「處男」留到結婚那晚。後來他決定和酒家女分手，傷心之餘，跑到土娼院裏去破了身，事後且嘔了起來。貞節的傳統觀念使他有著愛與性的衝突與掙扎，就算對方是個妓女，多麼感人啊！楊青矗欲表達的是，純樸的青年受到社會的污染，一如農村受到工業革命的污染。

我認爲，一切的建設，都須經過破壞的過程，而人們在這過程中，洗滌了污染後，才有更大



的勇氣面臨污染，挑戰污染。有酒窩的不再是處男，一如人類由天真到世故到世故後的純真，這三個階段，是須要付出代價的。

季季曾指出：

中國近代作家中，一般公認寫女性以白先勇最成功。白先勇對女性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筆下的女性，在兩性關係中大多是「強勢貨幣」，她們憑美貌和手段支使男人，很少吃大虧。⑫

金大班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她潑辣、現實、俗氣，滿口粗鄙的下流話，儼然是夜巴黎舞廳的老大姐，一如《孤戀花》中的總司令，好不威風的指揮著手上的一羣舞女。金大班總是穿的金碧輝煌，走路趾高氣昂，高跟鞋敲得震天價響。她所思，所言，所想，全是圍繞著金錢，而她亦成功的抓住了金錢及男人，雖然勝利的有些淒涼，已比不上年青時的風光。但白先勇將她寫成了個喜劇人物，而將孤戀花中的娟娟寫成悲劇人物，我試將二個風塵女子比較。娟娟無疑苦命的多，一個瘦弱的酒家女，受不了狎客柯老雄的性虐待，一天用一隻熨斗把他腦門敲破，結果了性命，自己也瘋了。

從現實生活中來分析，我們會奇怪，為什麼金大班碰到個老實有錢的男人，雖然老一點。為何她碰不到暴虐的黑社會人物？現實生活中，金大班的惹不得及火爆脾氣應惹來不少麻煩；